

研究这些野蛮人并不会使我们发现一个乌托邦式的自然状态，也不会让我们在丛林深处发现完美的社会；只能帮助我们建构一个人类社会的理论模型，这个模型不和任何可以观察得到的现实完全一致，不过借着它的帮助，我们也许可以成功地区分“在人类目前的天性中，什么是原始性的，什么是人为的；取得有关一种状态的知识，那种状态已不存在，可能从来没存在过，将来也可能永远不会存在，不过仍然还是必须对该种状态有一个正确的概念，这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要能够对我们日前的状态做一个正确有效的评断的话。

自然人并不是先于社会而存在，也不是在社会之外存在。我们的任务是重新发现人类含蕴在社会状态里面的那个形式……<sup>①</sup>

而大师带给我们的感动也正在于此：当我们穿过无数世纪的确烟和杀戮，当我们对人性的阴暗和暴力绝望时，他让我们怀有希望：这不是人类的原罪。因为在神话中，我们还能找到最完整的人性，最原初的道德。

[ 收稿日期 ] 2010-03-06

[ 作者简介 ] 余昕（1984～），女，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 列维-斯特劳斯的历史观

[ 文章编号 ] 1001-5558 (2010) 02-0119-02

### ● 舒瑜

[ 中图分类号 ] C912.4

[ 文献标识码 ] E

列维-斯特劳斯作为结构人类学大师，他的作品从问世以来就不断遭到无历史的诟病和抨击，列氏本人也从不同角度回应过这些批评。列维-斯特劳斯并非无视历史，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历史本身也是一种结构，是用日期来标记在前与在后关系的编码系统，“因为历史的全部的独特性和特殊性正在于理解在前和在后之间的关系，如果历史的各个事项不能，至少是潜在地被标以日期的话，历史就必然会解体。”<sup>②</sup>在他看来，没有日期就没有历史，而每一日期只是处于与其他日期相关和对立的复杂关系中才具有意义，这正是结构分析视角下的历史观，历史本身就是一套日期编码的意指系统。列氏曾说过：“历史绝不单是历史，而是‘为……的历史’。”<sup>③</sup>他认为，历史只是历史学家或历史行动者对历史事实进行选择、切割和划分的结果，历史事实经过抽象的作用才构成了历史，而真正完全的历史本身只能使

① 列维-斯特劳斯. 忧郁的热带 [M]. 王志明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0. 512.

②③列维-斯特劳斯. 野性的思维 [M]. 李幼蒸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296、294.

历史学家陷入混乱，无从记录和书写。那么，列维-斯特劳斯心中的人类学应该关注什么样的历史呢？

在与萨特的对话中，列维-斯特劳斯明确表示，人类学家尊重历史，但不赋予它优于一切的价值。在列氏看来，文明社会与原始社会有着不同的历史感，他提出“冷社会”与“热社会”的区分。简单而言，冷社会试图消除历史动力对其平衡和连续性的影响，而热社会则是将历史过程内在化，并把历史视为自身发展的推动力。两种社会对应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冷社会依靠一种感性的、具体的、整体的思维来理解世界，列氏称之为“野性思维”，这种思维的特点在于它是非时间性的，它想把握既作为同时性又作为历时性的整体的世界。图腾制正是这种野性思维下的一种分类认知方式，它将具有超自然面貌的动植物物种视为原始的系列，它以某种方式派生出具有文化特征的人类集团，动植物物种继续在历时性中与人类系列并存，但这两者处于一个非时间的机制内，两者是一种同态对应关系。野性思维有别于包括历史知识在内的“开化的”思维。开化的思维宁愿用历史来说明人类的发生史，自然物种和人类集团两者之间不再被视为一种静态的同态关系，两者混合成为一个系列，在这个单一系列内各项之间构成了连续的进化关系。由此，列维-斯特劳斯解释了为什么在欧洲和亚洲伟大文明的范围内存在着“图腾空白”的问题，原因就在于历史和分类系统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对立。在列维-斯特劳斯眼中，未驯化的“野性思维”并非开化思维的原始阶段或初级形式，它是以一种具体的、整体的思维来感知世界，它与催生了现代科学的、以抽象的、形式的方式来理解事物的驯化思维一起，作为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并存于这个世界。从列维-斯特劳斯的学术旨趣来看，他更醉心于冷社会的“野性思维”，并乐于去书写冷社会的无历史感，对神话分析产生浓厚兴趣，写成鸿篇巨制的《神话学》四卷本。列氏对冷社会的眷恋源自对热社会的反思，之所以会有“忧郁的热带”，正是因为他看到热社会巨大的破坏力和侵蚀力已经渗透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列氏对文明的扩张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回到历史与结构的问题，列氏将结构语言学（音位系统）的方法引入到结构人类学的分析中。结构分析本身是反对用历时研究去解释共时现象的，具体表现为“结构主义和普适主义”、“个体主义和原子主义”的对立，后者的解释方法被认为是以历史偶然性为基础的。例如，就对亲属制度中舅甥关系的分析，他明确反对从历史中寻找解释原则的做法，反对将亲密的舅甥关系视为母系社会的残余之类的观点，而是认为要理解舅甥关系，就必须把它看成系统内部的一种关系，而且应该把系统本身视为一个整体，才能把握它的结构。可以说，在结构分析中历时研究和共时结构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矛盾，而历史音位学的看法认为：“在每一个特定的时刻，音位系统都是在趋向一个目标的倾向的引领下发生演变的……这一演化因而拥有一种意义，一种内在的逻辑，历史音位学的使命便是对之做出解释。”<sup>①</sup> 列维-斯特劳斯在对原始部落的图腾分析中也发现，在这些社会里，在同时性和历时性之间不断重复着斗争，结果似乎每次都是历时性必然获胜。列氏利用索绪尔语言分析中任意性和理据性的关系进行了解释，但对历时性与结构的关系分析仍不很明朗。

萨林斯在《历史之岛》一书中宣告了结构的历史人类学的到来，旨在消解历史与结构之间的对立。但萨林斯笔下的历史，并非历时性的线条史，而是文化图式的展演与再生产，他所分析的历史也不过是事件史，这样一种结构的历史人类学，是否真正解决了结构人类学历时性分析的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索。中国没有进入到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视域，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同时，列氏的人类学对中国研究的意义也同样应该引起关注。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长时段文明史的地方，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如何构成启发和对话，应成为新的学术讨论热点。

[ 收稿日期 ] 2010-03-06

[ 作者简介 ] 舒瑜（1981～），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人员。  
北京 100081

① 列维-斯特劳斯. 结构人类学（第一卷）[M]. 张祖建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8.